

清容居士集

冊十

卷之十一

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元 袁 桷 撰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狃宴餼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卽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

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爲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爲桷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精舍卽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

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衰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命駕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媼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爲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媼而楠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爲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太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勛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

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邈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爲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煢形管之詩先儒或疑爲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楠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爲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爲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爲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襞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

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
扶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
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威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
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
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
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粹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
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
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
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
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
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
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宅日追風雅之正返雲

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卽挂冠致事辦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敘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滄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尙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

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惓惓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韙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曰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曰果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取書宗袞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楠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齊諧外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褻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爲裘播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塚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爲怪

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敘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

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諡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爲狼藉人矣今觀栝蒼鄭公覆諡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諡無敢希指至若賜諡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諡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

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卽以科
目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藏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
愈遠古道日踰摘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
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
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桷幼與其
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卽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
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
所爲醫書十事亦成矣宓戲作易神農爲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
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爲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

景孫思邈貞白爲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
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閥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
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
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
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
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敘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
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
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櫛也
職太史韋丹之碑其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爲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嗔腕筆書牕且賞勤

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桷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鏐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敘復桷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桷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人之復

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

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桷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爲貳車亦入幕嘗爲桷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牋疾記坐宴席卽就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敘夙昔猶一日也桷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桷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

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卷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桷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爲七世而尙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興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侯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尙書之孫瑩爲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敘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尙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